

## 东靶场

□杨博



毛顺勇 摄

正是早晨八点多钟光景,几个放暑假的男孩子要去东靶场挖子弹头。夏天的毒日头从云层探出脸来,照得人睁不开眼睛。街两旁的老槐树遮掩了阴凉,人走在忽明忽暗的便道上,并不觉得天气多么闷热。

那时的街道格外冷清。街两旁没有几家商店,也很少见到过往的行人。有一家副食店紧挨古楼街南边的路口,店门前苇箔搭得凉棚下,摆放着五六个大柳条筐,盛了些青苹果、鲜枣、小酸梨,还有带秧子的花皮西瓜、老脆瓜,隔老远就闻见一股子甜香味儿。副食店的女店员穿着白“的确良”工作服褂子,懒洋洋地站在水果摊前,并不吆喝买卖。小孩子也不想买什么水果,围着店门口一只白木头箱子,各自掏出三分钱硬币,买一根小豆冰棍儿。煮熟的红小豆和冰融合在一起,咬一口又沙又甜,透心儿凉,小孩子都爱吃,可又舍不得大口嚼了吃,边走边嗦噜了冰棍儿,一根冰棍儿能吃出老长一段路。

在这个最炎热的夏天,几个邻居家小孩子,约好走很远的路,去城东靶场挖子弹头,这真是一次令人兴奋又神秘的行

动。这个行动是一个叫“三帮子”的男孩兴起的。三帮子不光是孩子头儿,他还会做火药枪。这种火药枪比当时小孩子玩的链子枪要高一个档次。链子枪主要是打火柴头,响起来声音不大,像一个小鞭炮,一点也不过瘾。三帮子制作的火药枪是木头枪身,将子弹头里的锡用煤火烧化了,留出装炸药的凹槽,再将子弹头固定在枪筒顶端,槽里填满自鞭炮剥出来的火药,搽动扳机,枪针撞击枪槽,“叭”地一声脆响,枪头冒出青烟,像真枪一般好玩,小孩子也是冲这个才去挖子弹头的。另外,子弹头还可以和子弹壳一样,用来玩一种投掷输赢的游戏——几个男孩子凑一起,先用子弹头或子弹壳自墙壁上用力磕了,弹出去老远,再按远近依次瞄准投掷对方的子弹头或子弹壳,击中者即为赢家。而稍大的孩子,已然玩腻了这种游戏,渴望能有一把打火药的子弹头手枪。

那时的孩子没有交通工具,不管跑多远的路,全靠两条腿走。走得累了渴了,就找一个有自来水管的地方喝凉水。去东靶场要经过一家木材仓库,一个很宽敞的院子里,露天堆放着整垛的木头,有锯好的

方子木,也有很粗的圆木。自来水管就在大门北边的平房处,小孩子隔老远看见了,赶紧跑过去,直接用嘴对准水龙头,“咕咚咕咚”地喝凉水。几个小孩子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嗓子眼就像冒了烟儿,恨不得灌圆肚子才痛快。有想撒尿的孩子,喝完水更觉尿急,躲到没头顶的檩条垛后面方便,一泡尿泄老高,边尿边听见墙头处柳树上的知鸣唱了,声音由低至高,颤悠悠的,传到天空很远的地方。

不知谁发现紧挨东边墙头有架葡萄,小孩子一窝蜂似得跑去摘葡萄。很快招来一阵男人的呵斥,被大声驱赶出院子。小孩子边吃葡萄,边顺一条泥泞的土道,自白杨树遮掩的阴凉地,向远处跑去。这儿没有车水马龙的声响,只听见头顶树头传来花喜鹊的叫声;道两旁绿油油的庄稼地,闻见了一股子青稞味儿。小孩子走到这里,感觉离家已经很远,心中还真有些不踏实。走一会儿,已看见东北方向一个大土丘的模糊轮廓——那是东靶场,并且,已隐约听见“叭叭叭”打靶的枪声。小孩子心里涌动起一阵兴奋,欢快地向着大土丘跑去。

这土丘堆得好高啊,像一座大山。虽然那个年代平原的孩子很少有谁爬过,但从小人书上也见过大山的模样,将眼前的大土丘当成了梦里的大山,小孩子脸都变得红扑扑的。他们大声呼喊着冲到山下壕沟前,看见插着红旗的土坡下,有人在练习实弹射击。二十几个男女民兵比赛打靶,远处土坡处竖立了一排靶子,有举着小红旗的人跑来跑去。小孩子不能凑太近看打靶,只好捂住耳朵躲在壕沟旁,看民兵将子弹一颗颗射向靶子。而最让小孩子感兴趣的,还是能趁机捡几个子弹壳。抢到手里的铜壳子黄灿灿的,尚带着刺鼻的火药味,这让小孩子兴奋地蹦跳起来。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女民兵不像别的民兵那样凶巴巴地驱赶小孩子,她招手让小孩子过去,扔过几把子弹壳。小孩子疯抢了,铜弹壳不仅带着火药味儿,握在

手里还有些温热,这让小孩子的心“砰砰砰”狂跳不止。

大约过多半个时辰,随着一声哨子响,全场打靶结束。男女民兵集合起队伍,扛着枪,唱着歌撤离了。小孩子们一窝蜂似地朝靶子后面的大土坡跑了,就像是抢占一个制高点。距靶子不远的土坡上,裸露着一个个被挖掘过的子弹窝。小孩子找到刚落过子弹的土窝,用一把小铲子往下挖,就挖出一颗颗钻进土里的子弹头,金黄色的、亮晶晶的。如果碰上运气好,找准了地方,能收获好多子弹头,装满褂子口袋,沉甸甸地满载而归。

夏天的太阳落山总是那么缓慢,西边天空的云彩不知不觉中变成绛紫色,将大土丘渲染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小孩子也都映照在阳光下,相互看着对方的脸变成金黄色,身子泛了耀眼的光芒。向四周望去,不远处的道路及两旁的白杨树,被晚霞剪出清晰的影子,暗黝黝的,像一堵墙,向着远处的城里延伸而去,让人心里忽然升腾起一种想要回家的急迫感,肚子也瞬间“咕咕”叫起来。于是,小孩子们便慌乱地跑下大土丘,相互呼喊着彼此的名字,顺着来时的土道,朝城里快步走去。

起风了,道路两旁白杨树叶子哗啦啦直响动,西南方向不时传来火车的轰鸣,声音由远及近,时断时续,让人感觉天地都扣在一口大铁锅里,黑洞洞的,仿佛永远也没有尽头……摸着口袋里的弹壳和子弹头,想象着做一支能打火药的手枪,小孩子的双腿仿佛有了很大劲头,竟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狂奔起来……

杨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及美术评论数十篇,出版文学专著17部。

## 坝上阳光

□张佃永

如果是突然睁开眼睛,还以为是在平原地区,田野里不仅有无边无际的庄稼,还有碧绿的西瓜、火红的草莓。它们与漫坡的花草、旷野的树木共同长出一个缤纷的世界。

劲道的阳光和不柔和的风提醒我,这里不是平原,是比高原甚至更高一点的坝上,一个叫尚义的地方。这里的天空像没有天,原野里遍布的风机,不仅把高高的身躯插入天际,更把地上的缤纷旋成灵动与浪漫,看上去充满了生机。

西瓜和草莓安家坝上,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逆袭。地处塞外高原,尚义的干旱和寒冷都可以从这两个词语去引发没有边际的联想,不然,千百年来,何以形成漫无边际的苍凉!莜麦、胡麻和土豆都是生命力极强的作物,在坝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延续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契约——这些庄稼,是坝上的祖先与大地签下的,他们要为这个契约付出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全部的力气和汗水。这样的契约能够延续千年,是庄稼的不易,也是庄稼人的不易,他们都在漫长的彼此适应的过程中,把苍凉习惯成为韧性。

这显然是不能走向富裕的。年轻人不受禁锢,能够断然离去——除了父母,这里的一切都无可留恋。父母还在,倒不是相信并算准了大地上会有奇迹,实在因为,年轻时用力过猛,他们扎在这里的根太深,已经无力拔起。

然后,有一天,有人来了,带了国家的力量和温度。不是要挑起坝上人扎在这里的根,而是为了拔起盘踞在这里上千年的穷根。

在尚义,京津果业有限公司和万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辟了吊蔓西瓜和草莓种植。坝上土壤有机质、气温温差等现实环境中的特点和写在县情资料中的死文字,被这些“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并且在坝上人无法想象的质疑中,把这些土壤、气候特点激活,又把一株株柔弱的西瓜苗、草莓苗投进了这里的冰天雪地。

这样的逆袭确实让人无法想象。而更无法想象的是,这些鲜嫩的东西,竟然在坝上能够舒舒服服地生长。冬天到尚义,会让人看到一种天地间的分裂,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塑料大棚里的草莓花竞相绽放,红的、白的、粉的,单薄却耀眼,令人惊诧并心生敬意。硕大的草莓铺展开一片火红,鲜嫩得让人心醉。这种在极寒环境下生产出来的草莓,堪为精品、珍品,不仅在京津市场上十分抢手,且脱颖而出,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指定专供果品。那天,我遇到两个在草莓园打工的村民,他们每月的收入都在3000—4000元,这可是他们之前一年的收入。不用外出打工受罪,就可以收入这么多,是他们从未想到的。如今,好多村民通过在草莓园打工,掌握了草莓种植技术。

这一下子就解开了坝上种植业千年的死结:品种上,不再局限于莜麦胡麻,时间上,不再受困于100天左右的无霜期。万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尚义开发的草莓种植品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的。这让坝上广袤的土地无法一直苍凉下去,哪怕这里的风一直强劲。

生在坝上的人都不怕风,却也不喜欢

风。风几乎一年不停,不仅常常会把房顶上披风的胡麻柴刮得打起了卷,把大街上的塑料袋碎纸屑刮得漫天飞舞,甚至会把成熟的和还没有成熟的庄稼刮得没有了颗粒,等于把人们生活的希望刮得无影无踪。

20年前,就有目光犀利的人告诉我们:摆脱不了大风,就改造利用它。于是花了很长时间、很大精力,找到了很强的企业,发展起了风电,让亘古的风害也成了资源。到现在,坝上不再令人嫌弃,已经成了风电企业争相挺进的“风水宝地”,想要在这里找一片地方,已经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要说的,是光伏。

坝上的阳光灿烂,说不清是因为阴雨天少才让晴天更多,还是因为阳光太强才让雨水更少。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这里都阳光普照。当漫山遍野甚至人们家里的房顶上都架起了一种蓝色薄板的时候,坝上人知道,那是太阳能光伏。光伏发电的施工比风电更便捷简单,可以分散安装,又容易形成规模,并且直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阳光和大风,坝上都取之不尽。现在被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力量,顿时遍地开花。

一切都在这个时代发生,一切又似乎都在等待在这个时代绽放。整个坝上地区,似乎突然间开了窍,那些与发展有关的新鲜词汇,也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痕迹:云计算、大数据、风光储、产业园……

人们的笑脸像阳光一样灿烂。很多曾经迫于生计离开家乡的人重返故土,让每天倚门守望的爹娘重新踏实。其实,这时候的老人,已没有了生活的后顾之忧,不怕没人给挑水,没人给治病,不怕

哪天漏风的房子突然倒塌把自己葬身。他们住进了搬迁安置的新楼房,每天更多的时间是享受阳光。

那天,姐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搬进新房子的时候,我是有些惊诧的。十几年前,姐夫在他最需要付出力气翻修被1998年地震损坏的房子并为两个儿子挣未来的时候,腿骨开裂,又没钱及时治疗,终于于截肢保命。背负的债务还没有还清,他又雪上加霜,患上了胸椎结核,要命的疾病,必须手术。取了肋骨,打了钢钉,他勉强站起来了,却失去了再付出力气实现愿望的能力,挣扎着给小儿子操办过婚事,便觉得心愿已了,不惧死亡了。当他的腰感觉到又直不起来,检查后发现了上次手术的钢钉断裂,接上去的“胸椎”变形必须再次手术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放弃——并非不珍惜生命,实在是因为家里再筑不起债台。

新型医疗政策再次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再次手术非常成功。去年,家里的房子被列入危房改造计划,重新建成了砖混结构的新房子。那天,到姐姐家,看到了红光满面的姐夫,他不仅可以直起腰来,甚至安装了假肢后,可以行走。一直爱干净的姐姐把新房子打理得整整齐齐,在明亮的光照中越发显得亮堂。

张佃永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拥抱心灵》《让心靠岸》。